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第一〇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

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，即忙進去看視，見賈母驚駭氣逆，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，即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，漸漸的好些，只是傷心落淚。賈政在旁勸慰，總說是：「兒子們不肖，招了禍來，累老太太受驚。若老太太寬慰些，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；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，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！」賈母道：「我活了八〇多歲，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，都托著祖宗的福，從沒有聽見過這些事；如今到老了，見你們倘或受罪，叫我心裡過的去嗎？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！」說著，又哭。賈政此時著急異常，又聽外面說：「請老爺，內廷有信。」賈政急忙出來，見是北靜王府長史，一見面便說：「大喜！」賈政謝了，請長史坐下，請問：「王爺有何諭旨？」那長史道：「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，將大人懼怕之心，感激天恩之語都代奏過了。主上甚是憫恤，並念及貴妃溘逝未久，不忍加罪，著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。所封家產，惟將賈赦的入官，餘俱給還，並傳旨令盡心供職。惟抄出借券，令我們王爺查核。如有違禁重利的，一概照例入官；其在定例生息的，同房地文書，盡行給還。賈璉著革去職銜，免罪釋放。」賈政聽畢，即起身叩謝天恩，又拜謝王爺恩典：「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，明晨到闕謝恩，並到府裡磕頭。」那長史去了。

少停，傳出旨來：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，入官者入官，給還者給還，將賈璉放出，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。可憐賈璉屋內東西，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，其餘雖未盡入官的，早被抄抄的人盡行搶去，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。

賈璉始則懼罪，後蒙釋放，已是大幸，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，不下五七萬金，一朝而盡，怎得不疼？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，鳳姐病在垂危，一時悲痛。又見賈政含淚叫他，問道：「我因官事在身，不大理家，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。你父親所為，固難諫勸；那重利盤剝，究竟是誰幹的？況且非僭們這樣人家所為。如今入了官，在銀錢呢，是不打緊的，這聲名出去還了得嗎！」賈璉跪下說道：「姪兒辦家事，並不敢存一點私心，所有出入的賬目，自有賴大、吳新登、戴良等登記，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。現在這幾年，庫內的銀子出多人少，雖沒貼補在內，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，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。這些放出去的賬，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，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。」賈政道：「據你說來，連你自己屋裡的事還不知道，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！我這會子也不查問你。現今你無事的人，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，還不快去打聽打聽嗎？」賈璉一心委屈，含著眼淚，答應了出去。

賈政連連歎氣想道：「我祖父勤勞王事，立下功勳，得了兩個世職，如今兩房犯事，都革去了。我瞧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！老天哪，老天哪！我買家何至一敗如此！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，給還家產，那兩處食用，自應歸併一處，叫我一人那裡支撐的住？方纔璉兒所說，更加詫異，說：不但庫上無銀，而且尚有虧空。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，只恨我自己為什麼糊塗若此！倘或我珠兒在世，尚有膀臂；寶玉雖大，更是無用之物。」想到那裡，不覺淚滿衣襟。又想：「老太太若大年紀，兒子們並沒奉養一日，反累他老人家嚇得死去活來，種種罪孽，叫我委之何人？」

正在獨自悲切，只見家人稟報：「各親友進來看候。」賈政一一道謝，說起「家門不幸，是我不能管教了姪，所以至此。」有的說：「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，那邊珍爺更加驕縱。若說因官事錯誤，得個不是，於心無愧。如今自己鬧出的，倒帶累了二老爺。」有的說：「人家鬧的也多，也沒見御史參奏。不是珍老得得罪朋友，何至如此！」有的說：「也不怪御史，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。御史恐參奏不實，所以誣了這裡的人去，纔說出來的。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，為什麼還有這事？」有的說：「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。今兒在這裡都是好親友，我纔敢說：就是尊駕在外任，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。那外主頭的風聲也不好，都是奴才們鬧的，你該提防些。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，倘或再遇著主上疑心起來，好些不便呢。」賈政聽說，心下著忙道：「眾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雖沒見實據，只聽得外頭人說你在糧道任上，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。」賈政聽了，便說道：「我這是對天可表的，從不敢起這個念頭。只是奴才們在外頭招搖撞騙，鬧出事來，我就耽不起。」眾人道：「如今怕也無益，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，若有抗主的奴才，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罷了。」

賈政聽了點頭，便見門上的進來回說：「孫姑爺打發人來說，自己有事不能來，著人來瞧瞧。說大老爺該他一項銀子，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。」賈政心內憂悶，只說：「知道了。」眾人都冷笑道：「人說令親孫紹祖混賬，果然有的。如今丈人抄了家，不但不來瞧瞧幫補，倒趕忙的來要銀子，真真不在理上。」賈政道：「如今且不必說他，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了的。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夠了，如今又找上我來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薛蝌進來說道：「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，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。」眾人都道：「二老爺，還是得你出去求求王爺，怎麼挽回挽回纔好；不然，這兩家子就完了。」賈政答應致謝，眾人都散。

那時天已點燈時候，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，見賈母略略好些。回到自己房中，埋怨賈璉夫婦，不知好歹，如今鬧出放賬的事情，大家不好，心裡很不受用。只是鳳姐現在病重，況他所有的什物盡被抄搶，心內自然難受，一時也未便說他，暫且隱忍不言。一夜無話。次早，賈政進內謝恩，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，求二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。二王應許。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。

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大妥，無法可施，只得回到家中。平兒守著鳳姐哭泣，秋桐在耳房裡抱怨鳳姐。賈璉走到旁邊，見鳳姐奄奄一息，就有多少怨言，一時也說不出來。平兒哭道：「如今已經這樣，東西去了，不能復來。奶奶這樣，還得再請個大夫瞧瞧纔好啊！」賈璉啞道：「呸！我的性命還不保，我還管他呢！」

鳳姐聽見，睜眼一瞧，雖不言語，那眼淚直流。看見賈璉出去了，便和平兒道：「你別不達時務了。到了這個田地，你還顧我做什麼？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！只要你能夠眼裡有我，我死後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，我在陰司裡也感激你的情！」平兒聽了，越發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。鳳姐道：「你也不糊塗。他們雖沒有來說，必是抱怨我的。雖說事是外頭鬧起，我不放賬，也沒我的事。如今枉費心計，掙了一輩子的強，偏偏兒的落在人後頭了！我還恍惚聽見珍大爺的事，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為妾，不從逼死，有個姓張的在裡頭，你想想還有誰呢？要是這件事審出來，僭們二爺是脫不了的，我那時候兒可怎麼見人呢？我要立刻就死，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。你還要請大夫，這不是你疼我，反倒害了我了麼？」平兒愈聽愈慘，想來實在難處，恐鳳姐自尋短見，只得緊緊守著。

幸賈母不知底細，因近日身子好些，又見賈政無事，寶玉寶釵在旁，天天不離左右，略覺放心。素來最疼鳳姐，便叫鴛鴦：「將我的體己東西拿些給鳳丫頭，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，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，我再慢慢的分派。」又命王夫人照看邢夫人。

此時寧國府第入官，所有財產房地等項並家奴等俱已造冊收盡。這裡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過來。可憐赫赫寧府，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，連一個下人沒有。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，就在借春所住的間壁。又派了婆子四人，丫頭兩個伏侍。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。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。零星需用亦在賬房內開銷，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。

那賈赦、賈珍、賈蓉在錦衣府使用，賬房內實在無項可支。如今鳳姐兒一無所有，賈璉外頭債務滿身；賈政不知家務，只說已經託人，自有照應。賈璉無計可施，想到那親戚裡頭，薛姨媽家已敗，王子騰已死，餘者親戚雖有，俱是不能照應的，只得暗暗差人下屯，將地畝暫賣數千金，作為監中使費。賈璉如此一行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，也便趁此弄鬼，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借些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，現在子孫在監質審，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，鳳姐病在垂危，雖有寶玉寶釵在側，只可解勸，不能分憂；所以日夜不寧，思前想後，眼淚不乾。一日傍晚，叫寶玉回去，自己扎掙坐起，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；又命自己院內焚起

斗香，用拐拄著，出到院中。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，鋪下大紅氈氈墊。賈母上香跪下，磕了好些頭，念了一回佛，含淚祝告天地，道：「皇天菩薩在上，我賈門史氏，虔誠禱告，求菩薩慈悲。我賈門數世以來，不敢行凶霸道。我幫夫助子，雖不能為善，也不敢作惡。必是後輩兒孫驕奢淫佚，暴殄天物，以致闔府抄檢。現在兒孫監禁，自然凶多吉少，皆由我一人罪孽，不教兒孫，所以至此。我今叩求皇天保佑，在監的逢凶化吉，有病的早早安身。總有闔家罪孽，情願一人承當，求饒恕兒孫。若皇天憐念我虔誠，早早賜我一死，寬免兒孫之罪！」默默說到此處，不禁傷心，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。

鴛鴦珍珠一面解勸，一面扶進房去，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。見賈母悲傷，三人也大哭起來。寶釵更有一層苦楚：想哥哥也在外監，將來要處決，不知可能減等；公婆雖然無事，眼見家業蕭條；寶玉依然瘋傻，毫無志氣。想到後來終身，更比賈母王夫人哭的悲痛。寶玉見寶釵如此，他也有一番悲戚。想著老太太年老不得安心，老爺太太見此光景，不免悲傷。眾姐妹風流雲散，一日少似一日。追思園中吟詩起社，何等熱鬧！自林妹妹一死，我鬱悶到今，又有寶姐姐伴著，不便時常哭泣。況他又憂兄思母，日夜難得笑容。今日看他悲哀欲絕，心裡更加不忍，竟嚎啕大哭起來。鴛鴦、彩雲、鶯兒、襲人看著，也各有所思，便都抽抽搭搭的。餘者丫頭們看的傷心，不覺也都哭了。竟無人勸。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，將外頭上夜婆子嚇慌，急報於賈政知道。

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，聽見賈母的人來報，心中著忙，飛奔進內。遠遠聽得哭聲甚眾，打量老太太不好，急的魂魄俱喪。疾忙進來，只見坐著悲啼，纔放下心來，便道：「老太太傷心，你們該勸解纔是啊，怎麼打夥兒哭起來了？」眾人這纔急忙止哭，大家對面發怔。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，又說了眾人幾句。都心裡想道：「我們原怕老太太悲傷，所以來勸解，怎麼忘情，大家痛哭起來？」

正自不解，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，請了賈母的安，又向眾人請安畢，便說道：「我們家的老爺、太太、姑娘打發我來說：聽見府裡的事，原沒什麼大事，不過一時受驚。恐怕老爺太太煩惱，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，說：這裡二老爺是不怕的了。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，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，所以不能來了。」賈母聽了，不便道謝，說：「你回去給我問好。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。承你們老爺太太惦記著，改日再去道謝。你們姑娘出閣，想來姑爺是不用說的了，他們的家計如何呢？」兩個女人回道：「家計倒不怎麼著，只是姑爺長的很好，為人又和平。我們見過好幾次，看來和這裡的寶二爺差不多兒，還聽見說，文才也好。」

賈母聽了，喜歡道：「這麼著纔好，這是你們姑娘的造化。只是僑們家的規矩還是南方禮兒，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。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，最疼的就是你們姑娘，一年三百六〇天，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。混的這麼大了，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，又為他叔叔不在家，我又不便作主。他既有造化配了個好姑爺，我也放心。月裡頭出閣，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，不料我們家鬧出這樣事來，我的心裡就像在熱鍋裡熬的似的，那裡能夠再到你們家去！你回去說我問好，我們這裡的人，都請安問好。你替另告訴你們姑娘，不用把我放在心上。我是八〇多歲的人了，就死也算不得沒福了。只願他過了門，兩口兒和和順順的百年到老，我就心安了。」說著，不覺掉下淚來。那女人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傷心。姑娘過了門，等回了九，少不得同著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。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。」賈母點頭。

那女人出去，別人都理不理。只有寶玉聽著發了一回怔，心裡想道：「為什麼人家養了女孩兒到大了必要出嫁呢？一出了嫁就改換了一個人似的。史妹妹這麼個人，又叫他叔叔硬壓著配了人了。他將來見了我，必是也不理我了。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，還活著做什麼！」想到這裡，又是傷心，見賈母此時纔安，又不敢哭泣，只得悶坐著。

一時，賈政不放心，又進來瞧瞧老太太。見是好些，便出來傳了賴大，叫他將閩府裡管事的家人的「花名冊子」拿來，一齊點了一點。除去賈赦入官的人，尚有三〇餘家，共男女二百〇二名。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四〇一名進來，問起歷年居家用度，共有若干進來，該用若干出去。那管總的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呈上。賈政看時，所入不敷所出，又加連年宮裡花用，賬上多有在外浮借的。再查東省地租，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，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〇倍。賈政不看則已，看了急的跺腳道：「這還了得！我打量璉兒管事，在家自有把持，豈知好幾年頭裡，已經『寅年用了卯年』的，還是這樣裝好看！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，有什麼不敗的呢！我如今要省儉起來，已是遲了。」想到這裡，背著手踱來踱去，竟無方法。

眾人知賈政不知理家，也是白操心著急，便說道：「老爺也不用心焦，這是家家這樣的。若是統總算起來，連王爺家還不夠過的呢！不過是裝著門面，遇到那裡是那裡罷咧。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，纔有這點子家產，若是一並入了官，老爺就不過不了不成？」賈政嘆道：「放屁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良心的！仗著主子好的時候兒任意開銷，到弄光了，走的走，跑的跑，還顧主子的死活嗎？如今你們說是沒有查抄，你們知道嗎？外頭的名聲，連大本兒都保不住了，還攔的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，說大話，誣人騙人？到鬧出事來，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！如今大老爺和你珍大爺的事，說是僑們家人鮑二吵嚷的，我看這冊子上並沒有什麼鮑二，這是怎麼說？」眾人回道：「這鮑二是不在檔子上的。先前在寧府冊上。為二爺見他老實，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。後來他女人死了，他又回寧府去。自從老爺衙門裡頭有事，老太太、太太們和爺們往陵上去了，珍大爺替理家事，帶過來的，以後也就去了。老爺幾年不管家務事，那裡知道這些事呢？老爺只打量著冊子上有這個名字就只有這一個人呢！不知道一個人手底下親戚們也有好幾個，奴才還有奴才呢。」

賈政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想來一時不能清理，只得喝退眾人，早打了主意在心裡了，且聽賈赦等的官事審的怎樣再定。一日，正在書房籌算，只見一人飛奔進來，說：「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。」賈政聽了，心下著忙，只得進去。

未知吉凶，下回分解。